

我们的父亲

□江子

最容易被忽略的位置,祖父祖母的眼神很难关注到的角色。再加上父亲体弱,性子绵,话少,他得到父母的关爱就会更少。爹娘不亲,姥姥不疼的,他的心,能得到多少温暖呢?

父亲是地主的孙子。这听起来似乎不错,其实不然。曾祖父早年在村里开了个小百货店,又节衣缩食买了几亩薄地。小百货店产出少,又想买地,就得从嘴里省。据说曾祖父节俭成性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,下酒菜往往就是几粒豆子,一块豆腐乳。与之相反,他偏有个乐善好施的习惯,村里谁家有事找他他都慷慨帮衬。那些被他帮衬过的人为赖掉早年欠的账,就相约把曾祖父弄成了地主。——这样的祖父,这样一顶帽子,让父辈们吃尽了苦头。

成年了。父亲根据长辈的安排成了亲。妻子是三里外的富裕村的人,个子小,可脾气犟,一不顺心就火冒三丈,就骂人,摔东西,整个屋子,就都是她尖厉的声音,和乒乒乓乓的响动。这样的婚姻,父亲又有多少甜头可言?

这么多张烂牌抓在手里。这么多的苦堆在一个人的心里头,也堆在一个人的牙齿间。想想,做父亲的牙,是一件多么苦的事儿!

它要帮衬父亲啃噬万物以对抗饥饿。它吃地里的红薯、芋头、洋葱,吃病死的猪肉、鸡鸭肉,蛇肉,癞蛤蟆肉,甚至老鼠肉,吃春汛时用渔具到赣江河里或水沟中捞的鱼虾,粮食青黄不接时候,吃菜叶饭,吃糠做的包子,吃栀子花、小竹笋……

它曾经立于怎样的险境!“文革”期间,村里有人设下局,要父亲去寻在赣江以东做木匠的三叔,并且当天返回。三叔在赣江以东常落的地方有多处,并且离家四五十里,一天内找到三叔折返,是不可能的事。父亲不知是局,嘟囔了两句,他们就将对父亲捆绑吊起,用鞭子抽,用木棍砸,折腾到黄昏才放。那天,父亲没有回家,而是来到了村西头的井边,企图一死了之。井底的水知道,那一晚,父亲的牙齿,发出怎样的巨响!

它曾经忍受过人生怎样的苦楚:比如劳作之苦,肩挑手提,日晒雨淋,抄犁打耙,春种秋收;比如病痛之殇,青年时患钩端螺旋体病,一动身子嘴里就汩汩冒血,疾病在全村蔓延,死者不少,最后侥幸活过来,老年时患前列腺肥大症,排泄受阻,苦不堪言,最后手术得救,又患颈椎病,一发作就呕吐不止,现在一到冬天就用围巾围着颈脖,生怕受寒复发,前几年又患肺癌,也是手术数月才得以下床;比如离别之痛,从小到大大,要经历多少亲人的死……

牙齿,是父亲的先遣队,父亲的战壕,父亲用于防御的微型长城。可以说,父亲度过了咬牙切齿的一生。靠着牙齿的守护,父亲打赢了他的战争,度过了几乎所有险滩,有了一个农民算得上是体面的一切:他有四个孩子,都长大成人,并且结婚生子。他和母亲成了一个二十多口人的家

族的最高建筑。我的母亲,到晚年终于改掉了她的坏脾气,与他相濡以沫,唇齿相依。那些与父亲有关的仇恨、抵牾随着时间的流逝皆已消弭,那些风浪都已兑换成他命里的静水流深。

父亲终于苦尽甘来。他的愁容越来越少,笑容越来越多。他的腮帮子,再也不是硬邦邦的。他劳苦功高的牙,也该到了吃香嚼辣的时候了。

——那是多好的一副牙呀。虽然吃了一辈子苦,却一点也不苦相,一点也不狼奔豕突,而是细密、整齐、洁白。有这样一副牙齿,苦命的父亲看起来多斯文,多良善!父亲的一生,除了我们,最满意的可能就是这副牙了。它们那么漂亮,在父亲嘴里,就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。

父亲告诉我,年轻时有人给他相面,说长这么好的一口牙,命中自有神灵护佑,逢山开路遇水搭桥,一生虽然劳碌辛苦却能平安无忧,老来福宁安康。

相面的人说得没错。如今的父亲,正享受着牙齿的命理里的安宁。

然而有颗牙扛不住了。那就是父亲的门牙。是父亲的长城最为险要的要塞。父亲先遣队的队长,以及外交礼仪上的司仪,整张脸的重要门面,钻石中的钻石。这么些年,它累了。终于,借着他的一场寿宴,它宣告自己的寿终正寝,与父亲不辞而别。

是的,这是另一场战争——与时间的对抗。其实战争早已开始,比如,几年前父亲的肺癌手术,比如他脸上的老年斑,他的弓下去的背,他无力的腿,以及所剩无几的白发……

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战争,是整个人类的终极对决。我知道,随着这颗门牙的脱落,父亲身上,将会有更多失踪案发生,并且无法结案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老实说,父亲牙齿的失踪,这对父亲来说不是一件小事。那也是他的骨肉。甚至,它比我们跟父亲要更亲密。我看到父亲神态有点愠怒。他坐在沙发上,一动不动。一会儿,他求救似地望着我。然后,又自嘲地笑了笑。门牙空缺的位置,涌上来一小片黑……

掉了门牙的父亲,就像塌了门的老房子……父亲的样子,让我觉得有一点陌生。因为牙齿的掉落,他的整张脸,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。我知道,风暴正在父亲的身体内集结,在空缺的位置降落。我知道,随着时光流逝,父亲给我们的陌生感会越来越多。这是明摆着要失败的战争,可我们没有退路。那么,就让我们信心百倍去迎战,用爱去阻击,去填补和驱散……里尔克说:“没有什么胜利可言,挺住就是一切!”

江子:本名曾清生,出版长篇散文《青花帝国》,散文集《回乡记》《去林芝看桃花》等,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现在江西省作协工作。

武汉江滩:一部鲜活的生态史诗

□季永红

夜幕降临,我站在武昌江滩的亲水平台上,脚下江水轻轻漫过青石台阶,水波荡漾,发出温柔的声音。

恍惚间,时光倒流四十年。那时我刚从江汉平原的乡下考进武汉读书,赤着脚在泥泞的滩涂上奔跑,泥点溅满裤腿也毫不在意。课本里的长江,是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的诗意;老人口中的长江,却是“洪水猛兽”般的警示。

记得那个闷热的黄昏,我沿着临江大道走到中华路码头,第一次真正面对长江,江水像一头咆哮的野兽,浪头接连拍岸,发出沉闷的轰鸣。废弃的船厂锈迹斑斑,歪斜的龙门吊孤零零地戳在江边,滩涂上散落着碎砖、瓦砾、朽木和泡沫。空气里混杂着江水的腥气、柴油味和煤烟,浑浊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让我难忘的不是那些依堤而建的棚户。歪歪扭扭的木屋用铁丝勉强捆扎,风一吹就摇摇欲坠。晾衣绳上挂满衣服,无力地飘着,像一面面褪了色的旧旗。一位老渔夫费力地拖着破旧的渔网上岸,网里除了几条小鱼,全是水草和垃圾。他叹了口气:“这江水啊,越来越浑了。”

那时的武汉人,对长江既依赖又畏惧。1998年夏天,江水如脱缰的野兽,眼瞅着将要漫过江滩,人们连夜扛沙袋、筑堤坝,手电筒的光柱在暴雨中交错闪烁,却驱不散心头的惶恐。那个夏天,潮湿、昏暗,还有焦虑,成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转机出现在世纪之交。1998年洪水退去后,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与长江的关系。2001年春天,汉口江滩一期工程开工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三镇。在房地产火热的年代,把临江的黄金地段拿来建公园,很多人想不通,但报纸上一句话“还江于民”我永远铭记。那年春天,推土机轰鸣着,半个世纪被掩埋的江滩终于重见天日。厚厚的淤泥中,贝壳残片在阳光下微微发亮——那是长江与土地曾经亲密相拥的痕迹。

建设者们把防洪墙巧妙改造成错落有致的观景平台,实现了防洪与景观的融合。让人动容的是市民的热情:退休的老工程师带着手绘图纸来提建议,街坊邻居提着热茶点心来慰问,小学生用稚嫩的笔画下他们心中的江滩……这些点滴,像涓涓细流,汇成了江滩重生的心意。

2002年秋天,汉口江滩一期开放,全城沸腾。我挤在人群中踏上这片新生的土地——数万平方米的草坪如绿毯铺展,三千株水杉笔直挺立,像列队的哨兵。一位坐轮椅的老人让孙女推着在亲水平台一圈圈转,他轻轻抚摸码头工人雕像的基座,喃喃道:“这辈子还能看到这样的江滩,值了。”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江滩不只是风景,更是人心的归处。武汉人与长江之间那道无形的墙,正在悄然消融。

汉口江滩的成功像一颗石子投入湖心,涟漪很快荡到了武昌。2003年春天,武昌江滩改造启动。设计师没有抹去历史,而是把粤汉码头的百年铁轨保留下来,让锈迹斑斑的轨道与晶莹剔透的玻璃栈道并肩而立,仿佛时光在此交汇。还有那扇防汛闸门,工人擦去铁锈,露出90多年前的字样,默默地讲述着往昔的故事。

我亲眼看着家門口一点点变样。低矮的棚户拆了,工人们依山就势,建起层层叠叠的观景台。春天一到,樱花、海棠、玉兰次第开放,花瓣如雨飘落,整条江岸成了流动的画卷。晨练的老人、写生的学生、拍摄婚纱的新人,成了画中最生动的笔触。

青山江滩的蝶变,则更像一场工业文明的涅槃。2013年改造启动时,面对满目疮痍的工业遗迹,工人们一度犯难:拆,还是留?最终,他们选择了——高耸的龙门吊被改造成观景塔,俯瞰长江奔流;运煤隧道变身空中绿廊,成了散步的好去处;废弃的铁轨被嵌入步道,成了别具一格的装饰。

今年梅雨季,连续半个月的暴雨考验着城市韧性。我特意去了青山江滩,亲眼见识“海绵城市”的智慧。雨水顺着草沟流淌,汇入雨水花园,经过层层过滤,清澈的水流缓缓注入长江。一位工程师指着监测屏兴奋地说:“今天这片区江滩吸收了三千立方米的雨水!”这不仅缓解了内涝,还滋养了生态,仿佛自然与人类达成了一种默契。

自2020年起,武汉启动百里长江生态廊道更新改造,着力“连断点、补空点、提亮点”。如今,江汉碧道与武船片堤防的“堵点”已打通,两江四岸生态岸线全线贯通。三环以内,83公里连续绿道、842万平方米滨水空间,让骑行者、跑者可以一路畅行三镇,尽享江风拂面的惬意。今天的江滩,早已融入武汉人的日常。清晨五点半,70岁的陈师傅准时出现在武昌江滩。他的太极剑在晨光中划出柔和的弧线,剑穗上的红缨随风轻舞。他笑着说:“在这儿练了二十年,从泥地练到石板路,再到现在的塑胶跑道。”他的那份从容与满足,正是江滩变迁最真实的注脚。

四季在江滩留下不同的印记:春汛时,江水漫过亲水平台,孩子们跳水嬉戏,笑声清脆;夏汛时,惊涛拍岸,人们却能安心站在堤内,欣赏这壮阔的自然之力;秋冬水位回落,江心洲露出水面,芦苇摇曳,候鸟归来。去年秋天,我陪外地的朋友在武昌月亮湾江滩散步,竟看见几尾江豚跃出水面,银灰色的身影在阳光下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——那是长江生态复苏最动人的证明。

前些日子,我在武昌湾1956公园遇见一位老师带着一群孩子。他们蹲在水花花园边,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水中的小生物。“这是水蚤,那是孑孓,”年轻的老师耐心讲解,“它们都是长江生态链里重要的一环。”一个小女孩指着园中保留的老塔吊问:“老师,这个家伙以前是干什么的?”老师娓娓道来。原来,这座公园由武昌造船厂旧址改造而成,建设者对原有的机械基座进行了清洗、防锈、防腐处理,再艺术化地融入景观。如今,老塔吊成了空中观景台,遥遥眺望洲长江大桥,默默连接着城市的过去与现在。

华灯初上,我站在观景平台远眺。对岸高楼霓虹闪烁,近处亲水平台笑语不断,江心货轮缓缓驶向远方。这幅流动的画卷,让我想起四十年来的沧桑巨变——我们从畏惧长江到亲近长江,从对抗洪水到与水共生,江滩从工业岸线到生态廊道,每一步蝶变,都映照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,真正的文明,不在于征服自然,而在于理解它、尊重它,并与其和谐共处。

江水依旧东流,涛声依旧拍岸。但岸边的风景,已在时光的雕琢下焕然一新。这绵延的江滩,是武汉写给长江的一首诗篇,字里行间,满是敬畏、感恩,还有共生的智慧。而每一个在江滩散步、奔跑、发呆的人,都是这首诗中温暖而鲜活的注脚。

江滩不语,却诉说着这座城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

“字根表”里的时光机

□夏安杰

前两天在家大扫除时,从书柜里翻出一张泛黄的五笔字根表,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拆字笔记,背面是公元1999年的日历,边缘已经卷翘发毛了。

“王旁青头戋五一,土土二十干十雨……”一行行熟悉的口诀,就像一串串解开回忆压缩包口令,二十多年前那些被键盘敲击声填满的日夜,从记忆深处一点点浮了上来。

20世纪90年代前后,计算机在国内开始普及推广,逐渐摘下了神秘的光环。“微机热”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,在全国各地的大城小市里疯狂燃烧。那时候,386、486还是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高级货,条件稍好一些的城市家庭和学生大都是用“小霸王”学习机代替,学打字要掏钱参加专门的培训班,学会五笔打字就能找到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。

1996年的秋季学期,我就读的县中专购置了两台微机,这在当年的小县城里是一件“大新闻”,还上了县里的报纸。学校专门为它建了一间微机室,里面有校长办公室都不舍得装的空调和木地板。听说使用微机要先申请,经过层层批准,进门必须换拖鞋,穿上防静电的白大褂,就像是去拜谒一件被高高供起的“神器”。不管怎样,那间房子在我这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眼中,绝对是“殿堂级”的神圣存在。

遗憾的是,虽然有了微机室,但学校一直没开微机课,听说是没找到合适的老师。班里几个同学决定“自力更生”,你两元我一元地凑钱买了本微机使用入门。因为是零基础,又没有实操课,书看得是云遮雾罩,没多久就兴趣全无扔在一边。直到1997年毕业离校,大家也没能上机敲出哪怕一个字符。

毕业那年,我参军入了伍。整天摸爬滚打,彻底没了这个想法。2000年时当上营队的新闻报编组员,采写稿件还是用笔端端正正写在稿纸上,装入信封寄到报社编辑部。在驻地报社学习时,记者们的稿件也是先手写,交给编辑修改通过再誊抄一遍才交给打字室,由专职的打字员变成正式稿件。从没奢望过有一天,我也能坐在电脑前打字写稿。

幸福有时来得就这么突然。当年底,为了响应全军科技大练兵的号召,上级单位给每个营队配发了一台电脑。这让我欣喜若狂。虽然不知道这台电脑能为训练作多大贡献,但我知道如果学会它,我的“春天”就来了。作为新闻报道员,我和营部文书是全营战士中最有便利条件接近和使用这台电脑的人。现在想来,那台奔腾初代电脑可用的软件功能其实极少,但这不重要,对我来说只要学会打字,能用它写稿就行,一个金山WPS足够了,重要的是以后有了可以不限时间、正大光明使用电脑的机会。

没有教材?不怕,先看电脑说明书,再拿津贴费买教材;没钱报班?不怕,拿出背记三三条的劲头对着书本一点点死记硬背;不会打字?不怕,那张标着键盘字母的“86版王码五笔字根表”就是这个时期买来练习的工具。书上说练习五笔打字要“食指管列,中指管行,无名指别偷懒”,可我的十个指头总像被捆住的蚂蚱在键盘上瞎蹦跶。自学的“野路子”指法打字速度不快?不怕,把提高拆字打字速度当成军事技能苦练,直到形成忘掉字根的肌肉记忆,居然也达到了每分钟盲打近两百字的水平。造成的恶果是,这种两手食指戳得快,其余四指基本不动的癖癖动作至今也没能改掉。

说来也巧,自从学会五笔打字和电脑办公,我后来的军旅生涯,从战士到军官,一步步走过来,无论岗位如何变动,电脑始终是我工作中最得力的伙伴。

如今普通的办公电脑,性能比当年的巨型服务器还强,笔记本电脑更是薄到无感一般。AI辅助办公、在平板和手机上编辑发送文档……这些都是当年趴在奔腾初代电脑前我做梦也不可能梦到的场景。每一次科技进步里,都潜藏着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。当年为了一门五笔打字技能拼尽全力,如今的年轻人却能在优越环境下轻松前行,本身就是时代进步最好的注脚。那些年为生活努力的瞬间,那些混合了酸甜苦辣的日子,都融进清脆的键盘敲击声中,成为最珍贵的回忆。

我把这张字根表带到办公室,面对年轻同事的疑惑,我说:“对你们来说输入法是工具,但我的五笔是时光机。”

和树连接

□康华

晚上下楼倒垃圾,遇到同楼相熟的女子在遛弯。她塞着耳机,修长的脖子高高抬起,眼睛看向最后一抹晚霞即将消失的天空,像一只即将展翅飞翔的天鹅。看到我,她马上笑了:“我正在和树连接,拥抱大自然……”

过了两天,她又跟我说:“我在看公司楼下的树,树带给我平静快乐。”有来无往非礼也,我也跟她分享了我头顶沙沙响的树叶、在小区长椅上睡着的奇事。那是我很久时间以来白天睡的唯一一个觉,很沉浸、很幸福。

几个月以来,我们的谈话都是围绕树展开。我们分享着彼此之间与树建立的深层联系,从树那里得到的安慰。最近,她把对生活的赞誉之词都献给了我们小区的树:“我们小区的树太美了!我跟树太能连接了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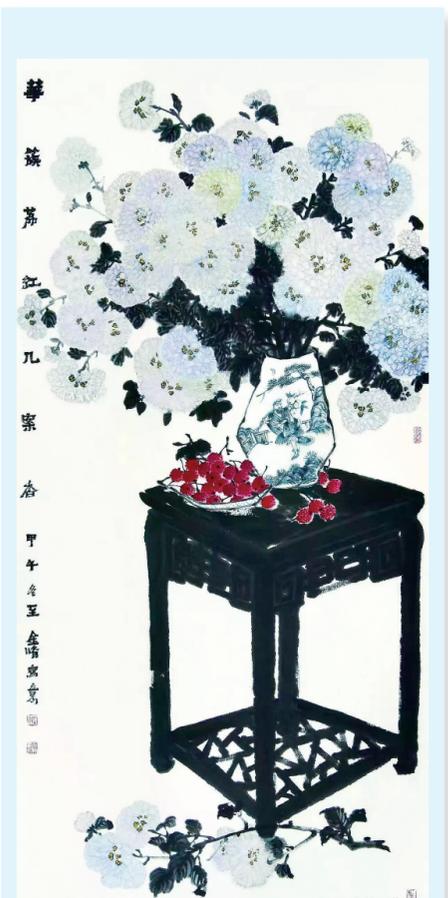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说的又美又仙的小区树,其实是这个城市常见的香樟,只不过叶片好像稍微小一点,细细看,粗枝上的相对大一些,颜色也绿得彻底,细枝上的一些,颜色又稍微淡一个层次,嫩枝上的则更小一些,绿中泛着淡黄,有的还如簇如团,整棵看,宛若浩浩荡荡大家族一起登台,对着抬头张望的人吟出一曲风中歌。二十多岁的大树,配上小小的叶片,有种说不出的壮阔中的小巧和妩媚,令我们两个喜欢散步的人不自觉地沦陷。每晚下楼倒垃圾,我总是流连再流连,双眼不够用,因为我妄想将所有轻摇的叶片都触个遍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更愿和树共情。我们感叹:何德何能才能化作一棵树?也许,我们原本是森林里的孩子,不知哪个齿轮咬合出了错,跌落进钢筋混凝土的城市,行色匆匆,一无所获,却是因为肩负着生活的重任,再也不能返回,也再找不到回去的路。

我怀念小时候终日与树为伴的日子。有一天,我甚至梦到了那棵上学路上的百年皂角树。那棵树在人口相传的故事里是神树,最上面端坐着大神,得神明许可不得了,大人每天都提醒孩子:“千万不要爬皂角树!”我们自然总是不听大人的话,因为年少气盛,必然要炫耀自己天不怕地不怕。每天放学,我们都要按捺住对树神的害怕,爬上去摘几个皂角下来,欢天喜地捧回家。大人就用鱼角洗衣服,也给孩子洗头,纯天然,无添加。这两年落发严重,我格外想念那棵皂角树,想着,要是能再摘几块皂角就好了,我就可以远离“科技与狠活”,用最原生的方法洗头了,兴许就不会每天落发遍地,不到年老就全秃。

我自幼就喜欢树,痴迷书,最常摆的造型便是树下铺张席子,看看书,望望树。书看得杂乱,有《封神演义》《西厢记》《聊斋志异》等我能摸到的纸书,自然当时也只有纸书。我天性愚钝,十岁时拿到《红楼梦》,可是却看不懂,勉强翻了几页也就放下了。树木温柔的绿色最善待我的眼睛,及至入读研究生体检,校医看着我头顶满格的视力,忍不住发问:“你这眼睛,看过书吗?”

看的书多了去了。眼睛之所以没有坏,就是我的童年与树深深连接。记得父母有一年心血来潮,种了一园葡萄,葡萄园里有棵大树,我作为守园人,得天地之精华,吸日月之灵气,最爱嘴巴叨几串葡萄爬上大树,寻一处可以横躺的枝丫卧倒,日啖葡萄三百颗,顺便锻炼眼力,那路小贼也逃不过我的法眼。还真遇到过小贼,不过那次树上躺的是妹妹。矫健如猴的妹妹娇斥一声:“小毛贼,放下葡萄!”那“小狐狸”吃不到葡萄怎肯罢休,自然一溜烟逃了,妹妹从溜到树上滑下,“哪里逃?给我站住!”小贼跑得更快了,妹妹生追出去几公里,把疾速奔跑震得所剩无几的葡萄要了回来,至今成为笑谈。



花簇荔枝红家香(纸本水墨设色) 魏金修作